

資治通鑑補正

齊東野語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八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正

晉紀七

起永嘉三年  
盡永嘉五年

孝懷皇帝中

己永嘉三年

漢劉淵河瑞元年  
成李雄晏平四年

春正月辛丑朔癸惑犯紫微

紫微即

紫宮也

漢太史令宣子修之言于漢主淵曰不出三年

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

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大赦改元河瑞

三月戊申高密孝王略薨以尚

書左僕射山簡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鎮襄陽

簡表順陽內史劉璠得衆心恐百姓劫璠為主詔

徵璠為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身赴洛

然後遣人迎家僑人俟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

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宏簡濤之子也為人溫雅而無幹濟於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

王威不振朝野危懼

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

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游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

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籜

何如并州兒彊家在

并州簡愛將也

丁巳太傅越自榮陽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

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謀帝之為太弟也與中原子繆播親善及即位以播為中書令繆脩為太僕卿委以心膂帝

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竝參機密

越疑朝臣貳於己劉與潘滔勸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

為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帝歎曰奸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

俄後良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歎不能自禁越皆殺之

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綏曾之

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母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初曾之卒既以太侈為博士所駁及子劭日食二萬緡及弟機奏太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己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尼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為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等屬河南功曹甄述洛陽令曹據請解之據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乃賣羊酒詔護軍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為兵後東海王越為太傅尼特造之而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至且曰公負尼物越大驚曰甯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為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匹後避亂江夏無居宅惟畜露車一乘牛一頭每行輒使其子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庾亮嘗言王尼非惟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我

輩皆出其轍下

臣光曰何曾議武帝偷情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

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為莘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太傅越以王敦為揚州刺史 窮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丁紹卒紹開明公正草歷清要遷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於時河北驟擾雖有甯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人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紹恩生為立碑及遷冀州破走石勒政號肅嚴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謂才為物雄當官位改每見人舉視天下之事若運之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時王浚盛於幽州苟晞盛於青州然紹視

二人莫如也至是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我命哉

劉賓連年請老朝廷不許尚書左丞劉坦上言

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重謂宜聽實所守子卯詔實以侯就第以王衍為太尉太傅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謂朱楊駿廢費后誅趙王倫齊王問及討成都王顥及羊后太子覃廢廢廢立皆殿中人為之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更使右衛將軍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在夏四月朱誕叛奪漢之前故改易之

大旱江漢

攻之淵以誕為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為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

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點景為平虜將軍漢安東大

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眾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以趙郡張賓為謀主刁膺為股肱麥安孔長支雄桃

豹遼明為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闇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曰吾恨不遇高祖耳及石勒徇山

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効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

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署為軍功曹動靜咨之漢主淵以王彌為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

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王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西澗勒敗

肅於封田皆殺之在壺關東南太傅越遭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

彼乘險間出我雖有數萬之衆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為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邪融退

曰彼善用兵曠間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

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濱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襄垣縣屬上黨郡宋白曰襄垣趙襄子所築因以為名

初匈奴劉猛死見二十九卷武右賢王去卑之子語升爰代領其衆誥升爰卒子虎立居新興號鐵弗氏之後為

赫連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劉琨自將擊虎及聰戰又敗龐濱以郡降賊十六春秋五月遣聰攻壺關敗韓述

黃肅六月晉遣王廣等來討七月戰於長平晉師敗劉蕡以壺關降按劉琨集載六月癸巳琨答太傅府書曰琨彌入上黨麗淳不能禦又曰安居失利韓遂受首封田之敗黃肅不還決辰之間名將仍列又曰即重遣江陶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疾據襄垣續遣麌楊將軍趙凝梁余都尉李茂與倚併力輕行夜襲賊捐棄輜車宵遁而退追尋討戲獲三分之二當聽滿之未定烏丸劉虎機為變逆西招白部遣使致任稱臣於潞殘州困弱內外受敵輒背聽而討虎自四月八日攻圍然則琨討虎以上事皆在四月以定劉聰遣兵襲晉不克五月漢王淵封子裕為齊王隆前也蓋晉漢二史皆據奏報事畢而言之今依琨集為定劉聰遣兵襲晉不克為魯王秋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各廣三大長三百餘步辛未平陽人劉芒湯自稱漢後班誅羌戎僭帝號於馬蘭山支胡五斗叟郝索聚衆數千屯新豐與芒蕩合八月漢王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為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急不設備九月宏農太守垣延詐降<sub>垣性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王</sub>浚遣祁宏與鮮卑段務勿塵擊石勒於飛龍山<sub>隋地理志恒山郡石邑縣有飛龍山括地志封一名飛龍山在恒山鹿泉縣南四十五里</sub>大破之勒退屯黎陽

征西大將軍南陽王模使其將溫于定擊破劉芒夏五斗叟並斬之宜都夷道山崩荆湘二州地震冬十月漢王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空雁門剛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七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軍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顥士戍聰南屯洛水乙丑呼延翼為其下所殺其衆自大陽潰歸淵救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以翼顥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太傅越嬰城自守戊寅聰親斫嵩山<sub>嵩山在河南陽城縣留平晉將軍安陽袁王屬</sub>冠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明斬之屬赴水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陝糧食不支數日<sub>題自宜陽而東又南進屯于洛水</sub>既為晉所敗運車在陝糧道隔絕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sub>瑞以族子曜為龍驤大將軍</sub>裏糧發卒更為後舉下官亦收兵穀待命於兗豫不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天水人苟琦等殺成太尉李離尚書令閻式以梓潼降羅尚成王雄遣太傅驤司徒雲司空璜攻之不克雲璜戰死初譙周有子居巴酉成巴酉太守馬脫殺之其子登詣劉宏請兵復讎宏表登為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至巴郡從羅尚求益兵不得登進攻石渠<sub>宕渠縣漢屬巴郡自蜀以米屬</sub>

在今渠州流汎縣東北華原縣南耳縣會村濟陰縣道據汎城在自攻之為壁所敗

十一月庚申漢楚王賈始安

王曜歸於平陽王彌南出轅轅流民之在潁州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襄陽縣漢屬潁川郡武帝素為居民所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會乞活帥李惲薄賦等帥衆衛京師遂追擊彌戰於新汲彌大敗於是攝蒲坂之戍歸於平陽

石勒寇信都信都縣漢屬信都後漢屬安平國晉同殺冀州刺史王斌王浚自領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

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之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

縣水經汴水出浚儀縣北東逕倉垣城

陳留侯

浚儀南即大梁縣之倉垣亭也城臨汴水

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傅楚王聰為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為

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安北大將軍趙固平北大將軍王叡東屯內黃王彌表左長

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太子舍人阮瞻卒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

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人歎其恬澹不可得而榮辱也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謂

此理足可辯止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徐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

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甚惡

未幾遂卒初東夷校尉勃海李臻與王浚約共輔晉室浚內有異志臻恨之和演之死也

帝永興元年別駕昌

黎王誕亡歸李臻說臻舉兵討浚臻遣其子成將兵擊浚達東太守龐本素與臻有隙乘虛襲殺臻遣人殺成於無

慮漢屬遼東屬國晉省

誕亡歸慕容廆詔以勃海封釋代臻為東夷校尉龐本復謀殺之釋子俊勸釋伏兵請本收斬之悉誅其家

庚午嘉四年漢劉聰光興元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漢主淵立單徵女為皇后梁王和為皇太子大赦封子以為

北海王改正以通鑑作又今改從載記十六國春秋以長樂王洋為大司馬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彌以三萬眾會之共

寇徐豫兗州 一月 勒襲鄆城殺兗州刺史袁孚 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 成  
太尉李國鎮巴西帳下文石殺國以巴西降羅尚 太傅越徵建威將軍吳興錢璿及揚州刺史王敦璿謀殺敦以  
反敦奔建業告鄉邪 王睿增遂反進寇陽羨陽羨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自吳以來分睿遣將軍郭逸等討  
屬吳興郡賢曰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之周玘糾合鄉里與逸等共討璿斬之玘定江南開復王略惠帝永嘉元年討石冰永嘉元年睿嘉其功以玘為  
三定江南吳興太守於其鄉里置義興郡以旌之時吳興大亂之後百姓饑餓盜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敬愛之期年之間  
境內甯謐 漢曹嶷自大梁引兵而東所至皆下遂克東平進攻鄉邪 夏四月大水 王浚將祁宏敗漢冀州刺  
史劉靈於廣宗殺之廣宗縣漢屬鉅鹿郡晉屬安平國 成王雄謂其將張寶曰汝能得梓潼吾以李離之官賞汝寶乃先殺人而  
亡奔梓潼琦等信之委以心腹會羅尚遣使至梓潼慰勞琦等琦等出迎之寶從後閉門琦等奔巴西雄以寶為  
太尉 兖州地震 五月漢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河榮陽太守裴純奔建業 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  
蝗食草木牛馬毛皆盡 秋七月漢楚王聰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固圍河內太守裴整于懷詔征虜將  
軍宋抽救懷勒與平北大將軍王粲逆擊抽殺之河內人執整以降漢主淵以整為尚書左丞河內督將郭默收整  
餘衆自為場主劉琨以默為河內太守 羅尚卒於巴郡詔以長沙太守下邳皮素代之 庚午漢主淵寢疾卒未  
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長樂王洋為太傅江都王延年為太保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掌  
平陽西以齊王裕為大司徒魯王隆為尚書令北海王乂為撫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殷為左僕射王育為右僕射任顥為吏部尚書朱  
紀為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昌王欽西陽王璿宣領武衛將軍分典  
禁兵初盛少好不好讀書惟好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熹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

己卯八月辛卯朔無丁且己卯及辛未辛未乃九月十一日蓋淵以七月辛亥成朔十六日丁丑十八日太子和即位淵之嫡子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銳恥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二王總強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旦為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四王未足信哉攸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於單于臺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於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挾人斬關歸於聰聰命實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劉淵都平陽諸城門皆用洛陽諸城門名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易首通衢羣臣請聰即帝位聰以北海王乂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乂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乂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即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并州刺史封及郡公翼驍勇善射膂力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淵甚異翼之略陽臨渭氐酋蒲洪世居武都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生蒲長五六節狀如竹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為氏洪生而驍勇多權略善騎射董氏畏服之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九月辛未葬漢主淵于永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二軍山簡及杜蕤所遣之軍也於是馮翊嚴震京兆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

侯脫客聚衆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眾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于漢 冬十月辛卯晝曉  
至於庚子太皇西南隊有聲 漢河內王粲治安王曜及王彌帥衆四萬寇洛陽石勒帥騎二萬會粲於太陽敗監  
軍裴邈於澠池遂長驅入洛川粲出輶轍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皋關晉志河南成皋縣有關留太守王讚於倉垣  
為讚所敗退屯文石津據帝紀文石津在河北又據永嘉六年勒自葛陂東行至東漢使孔良自文石津在東燕之東北枋頭之東南劉琨自將討劉虎  
及白部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拔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  
琨與猗盧結為兄弟表猗盧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時代郡屬幽州王浚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之浚  
由是與琨有隙猗盧以封邑去國縣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雁門從琨求句注陘北之地琨不能  
制且欲倚之為援乃徙樓煥馬邑陰館繁峙五縣民於陘南樓煥匈奴之所居其地在北河之南今嵐州樓煥郡  
縣在句注西北繁峙縣武州川崞縣為北齊北平定縣今五縣雖存皆非古縣地陘謂陘嶺以其地與猗盧考異曰懷帝紀永嘉五年十一月猗盧寇太原劉琨徙五縣居之六年八月辛亥劉琨乞師于猗盧  
表盧為代公宋書索虜傳在永嘉三年晉在永嘉四年且云猗盧率萬餘家避難自雲中入雁門後魏序紀在  
穆帝三年即永嘉四年也琨集永嘉四年六月癸巳上太傅府牋立盧感代之恩故知在四年六月之前又琨與  
丞相箋曰昔車騎感猗盧之勤表以代郡封也為代公見聽時大駕在長安會值戎事道路不通竟未施行盧  
以封事見託琨實為表上追述車騎前意即蒙聽許遺兼謁者樊射拜盧賜印及符冊浚以此見責戎狄封華郡誠  
為失禮然蓋以殺降耳亦猶浚先以遣西封務勿塵此禮之失浚實改之浚遂與盧爭代郡舉兵擊盧為所敗紛錯  
之由於始結于此雁門郡有五縣在陘北盧新并慶官國甚強盛從琨求陘北地以並遣三萬餘家散在五縣間既非  
所制又于琨殘弱之計得相聚集未為失宜即從陘北五縣著陘南盧因移頗侵逼浚西陲圍塞諸軍營浚不復見怒危弱而見罪責以此觀之盧非避難而來也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於太傅  
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趙忌苟晞及豫州刺史馮嵩恐為後患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考異曰後魏序紀  
穆帝遣步騎二萬助之東海王越以洛陽饑荒不許按理與丞相箋曰琨傾身竭辭北和猗盧遂引大眾躬啟戎行  
即具白太傅切陳愚見取賊之計總宜時討勒不可縱而卒相意異所慮不同更憂苟晞馮嵩之徒而稽二寇之誅  
遣使折抑挫臣銳氣臣即解甲遣盧衆歸國若倚盧果遣衆赴洛琨腹安得不言也劉虎收餘衆西度河居朔方肆盧川肆盧川在朔方塞內拓拔氏於其地  
收地形志秀容郡漢王聰以虎宗至封樓煥公 壬子以劉琨為平北大將軍王浚為司空進鮮卑段恭勿鹿為大  
單于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

無及矣既而平無至者任尚將軍軍山南平南將軍王導將軍共入援軍于淮陽千淮陽劉曰在淮水之南謂之淮陽為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涉漢進逼襄陽南襄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汎口水經注零水上通渠州河陽縣東逕新城郡謂之汎口○示音怡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嶷所獲嶷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云昨日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以爲信然散衆而還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山簡爲嚴嶷所逼自襄陽徙屯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漢沔謫會之日僚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石勒引兵濟河將趣南陽王如侯脫嚴嶷等聞之遣衆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衆進屯宛北是時侯脫據宛王如據穰穰縣漢屬南陽如晉屬義陽郡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賂勒結爲兄弟說勒使攻脫勒攻宛克之嚴嶷引兵救宛不及而降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并其衆遂南寇襄陽攻拔江西蠶壁三十餘所還趣襄城王如遣弟璣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太傅越既殺王延等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宜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右衛將軍何倫守衛京師防察宮省以潘濱爲河南尹總留事越人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立掘塹自守越東屯項以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竟陵王林白帝遣兵襲何倫不克帝委罪於林林逃竄得免林即東平王林帝諱作改封竟陵王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請遷都壽春上書曰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徒方今皇都罄之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凶險灑宛都屢敗江漢多虜於今平夷東南爲愈淮陽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之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險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己而直上書大怒

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令碩帥兵先進碩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為馥所敗退保東城

東城縣漢屬九江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屬

淮南郡宋白曰濠州定遠縣漢東城縣地

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匱軌

遣參軍杜勣獻馬五百匹綺布二萬匹

綺布織毳為布也

虞才學通博著述不倦常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慮怵迫之徒不知所守乃作思游賦以醒之成太傅驤

攻譙登於涪城羅尚子字及參佐素惡登不給其糧益州刺史皮素怒欲治字罪十二月素至巴郡寧使人夜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巴郡亂驥知登食盡援絕攻涪急士民皆熏鼠食之餓死甚衆無一人離叛者驥子壽先在

登所登乃歸之

永興元年羅尚掠得驥妻及其子壽因在登所

三府官屬表巴東監軍南陽韓松為益州刺史治巴

三府平西將軍府益東州刺史府西戎校尉

府督羅尚兼領者也

初帝以王彌石勒侵逼京畿詔苟晞督督燬郡討之會曹嶷破琅邪北收齊地兵勢甚盛苟純閉城自

守晞還救青州京師之援遂絕晞與嶷連戰輒破之是歲甯州刺史王遜到官表李釗為朱提太守時甯州外逼

於城內有夷寇城邑邱墟遜惡衣菜食招集離散勞來不倦數年之間州境復安誅豪右不奉法者十餘家以五令夷皆為亂首

見八十五卷惠帝太安二年

擊滅之內外震服前太尉劉寔卒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

好學不倦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瑕玷及位通顯每存儉素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恤親故雖處禮教陵遲之世而行己以正自少及老卷弗離手第智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誦讀不輟竟以儒行稱官終潁川太守平原管輅每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白日欲寢矣漢王

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忿寢其壁間刺而殺之漢太后單氏卒漢王聰尊母張氏為皇太后單氏年

少美色聰慕馬太弟入屢以為言單氏慙恚而死入寵由是漸衰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

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何為者哉陛下百年後祭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吾當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變生大弟見祭兄弟漫長必有不安之志萬一有小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於今日也

言入將聽

光祿大夫覃沖泣謂人曰疏不間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殿下何不避之人曰河端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丈人以主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為不可察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疏距幾主上甯可有此意乎

辛未嘉五年漢劉驥嘉平元年春正月壬申荀晞為曹嶷所敗棄城奔高平高平縣舊屬梁國晉為高平國泗水逕其西有高平山山東西十里南北五里高四里其山最高頂上方平故謂之高平山縣亦取名焉

石勒謀保據江漢參軍都尉張賓以為不可會軍中饑疫死者大半乃渡沔寇江夏

癸酉拔之乙亥成太傅驥拔涪城獲譙登太保始拔巴西殺文石於是巴西梓潼復為成有成主雄大悅大赦改

元玉衡謀登至成都雄欲宥之登詞氣慷慨涕泣唏噓殊無降意雄乃殺之

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數為土民所

侵苦蜀人李驥聚衆據樂鄉反此又一李驥也非

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弢共擊破之

醴陵縣屬長沙郡王澄僕成都

內史王機討驥驥請降澄偽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為質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參

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汝班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

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

弢蜀郡人以才著稱於西州其推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襄州刺史

裴磩求救於琅邪王睿睿使

揚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壽春馥衆潰奔項豫州都督新蔡王確執之馥憂憤而卒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

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故越深畏憚之初廬江內史華譚與揚州刺史劉陶不相得陶因法

收譚下壽陽獄及馥都督揚州理而出之卓之討馥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

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先是甘卓嘗為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卓既破馥遣

人求譚曰華俟安在我甘揚威使也譚曰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返告卓卓曰此華俟也復求之譚已亡去矣譚

博學多通爽慧有口辨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甯有此理乎譚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

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揚州刺史劉陶卒琅邪王睿復以安東軍諮祭酒王敦為揚州刺史卒加

都督征討諸軍事 庚辰平原王幹薨幹字子良少有雋疾性理不恆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齊王問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問幹獨懷百錢贈之曰趙王逆亂汝能舉義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賈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問既輔政幹詣之問出迎拜幹入踞其牀不命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惟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窺之當時莫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為晦迹焉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恆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父爭之秋而能違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恩不可及已

二月石勒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於南頓進拔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 氏符成隗文復叛

符成等歸羅尚見八十  
五卷惠帝太安二年

自宜都趣平東建平都尉暴重討之重因殺韓松自領三府事 東海孝獻王越既與苟晞有隙河南尹潘濬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晞怒表求濬等晉揚言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晞手詔使討之晞數與帝文書往來越疑之使遊騎於成皋間伺之果獲晞使及詔書乃下檄罪狀晞以從事中郎楊瑁為兗州刺史瑁音諤又音財使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遣騎收潘濬濬夜遁得免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專擅威權圖為霸業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鑿之所在寇亂州郡搘貳上下崩離禍結讐深遂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於項考異曰帝紀五年正月帝密詔苟晞討越已未遣楊瑁裴盾共擊晞三月戊午詔下越罪狀告方鎮討諸征鎮帝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稱李初至奉被手詔卷甲長驅次于倉垣五年帝復詔晞曉越罪狀詔至之日之日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晞表稱輒遣王讚將兵詣項越使騎於成皋間獲晞使遂大懼嫌隙晉春秋五年正月上遣李初詔晞討越若越已得晞使則帝亦不能自安潘濬何倫等不容晏然在洛且濬等未失秘不發喪衆共推衍為元去帝亦不敢明言使晞討越年月事迹既前後參差如此今姑置於越薨之時厥為不失行不敢當以讓襄陽王範範亦不受範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李暉等聞越薨奉裴妃

平西司馬蜀郡王異行三府事領巴郡太守初梁州刺史張光會諸郡守於魏興共謀進取張煥唱言漢中荒敗漢中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庚申日散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日中有苦飛鳶者夏四月石勒率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甯平城苦縣屬陳郡水經注甯平城在涉水北本前漢淮陽國之甯平縣也後漢改淮陽為陳國晉省甯平縣而故城猶在賢曰甯平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千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濬西河王喜梁懷王禧齊王超西河王喜宣帝弟西河侯之後起齊王問之子吏部尚書劉皇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敭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長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長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衍將死顧左右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及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勒剖趙括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倫等至洧倉水經洧水東南過潁川長社縣分一枝東流過許昌縣又東入潁水故有洧倉之名蓋洧水之即閻耳遇勒戰敗東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何倫奔下邳李暉奔廣宗裴妃為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鎮建業裴妃意也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沖繼越後漢趙固王粲攻裴盾殺之杜弢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弢追擒之於是弢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是月枹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鷺以太子太傅傅祗為司徒尚書令荀藩為司空加王浚大司馬侍中大都督幽冀諸軍事南陽王模為太尉大都督張軌為車騎大將軍琅邪王睿為鎮東大將軍兼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初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綏撫關中表徵為司空將軍涪子定說模

使不就徵模從之表達世子保為西中郎將鎮上郡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攻苞苞奔安定太守  
寶足納之御音苟晞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鄉猶  
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飢困人相食百呂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鄉議將行而衛從不備帝撫手歎曰  
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傅祗出詣河陰治舟楫為水行之備河陰本漢平陰縣魏文帝改河陰在洛陽東北屬河南郡曰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  
西掖門至銅駝街水經注洛陽城中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魏明帝置銅駝於閭闔南街即此陸機洛陽記  
曰洛陽有銅駝街漢置銅駝二枚在宮南四會道相對俗語曰金馬門外集賢銅駝陌上集少  
年為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度支校尉東郡魏浚率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峽石水經注河南新安縣東有千秋亭亭亦有峽石之稱補註峽石關在河南府陝州東有雍谷溪回岫紫絳石路阻峽故  
賦東郡古之崤陵關路東通澠池西通函谷時劫掠得穀麥獻之帝以為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漢主聰  
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河南縣屬河南尹周東都王城郊鄧也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  
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張方故壘在洛陽西七里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  
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  
祿大夫組斧轄轄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  
縱兵大掠惠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  
銓吳孝王晏竟陵王楙右僕射曹馥尚書閻冲河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二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  
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以愍懷太子妃王惠風賜其將焉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拒之曰我太尉  
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言畢投河其侍兒田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亦投河而死石勒引兵出轄轄  
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尚書盧志奔并州從劉琨也蕃之父也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  
阿公考異曰帝紀聰以帝為會稽公載記三十國春秋云平阿公晉春秋云平河公字蓋誤十六國三十國晉春秋明年二月乃封帝會稽公蓋先封平阿後進會稽帝紀闕略今從諸書以侍中庾珉王雋  
為光祿大夫珉散之尼地初龍西卒勉博學而有貞固之操帝聞其賢擢以為侍中至是亦從帝至平陽聰亦欲署

藥將飲秉邊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為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假修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層名子豈有帝王之意邪晉書曰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內者有層各等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層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理諸種杜佑曰頭曼冒頓即層各種也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陳郡項縣有項關前司隸校尉劉曜說彌曰今九州鼎沸羣雄競逐將軍於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彌青州東萊人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一四海下不失鼎峙之業策之上者也彌心然之彌長史張嵩諫曰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曜為皇族宜小下之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罪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為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黃金百斤嵩隴西人事母至孝母死既葬廬於墓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遂自活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荀藩在陽城晉屬河南郡河南尹華會在成皋會音畏汝陽太守平陽李矩為之立屋輸穀以結之會故之曾孫也汝陰縣漢屬秦始二年復為郡藩與弟組族子中護軍崧與弟中領軍恒建行臺於密密縣漢屬河南郡晉屬榮陽郡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為盟主藩承制以崧為襄城太守矩為榮陽太守前冠軍將軍河南褚斐為梁國內史斐音璽揚威將軍魏浚屯洛北石梁塢塢音鳥去聲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浚詣荀藩諮詢軍事藩邀李矩同會矩夜赴之矩官屬皆曰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相與結歡而去浚族子該聚眾據一泉塢水經注洛水過盧氏縣南又東逕一合塢南城在川北原土高是矣劉曜之攻河南也晉將軍魏該奔于此該傳曰一泉塢在宜陽藩以為武威將軍豫章王端太子誼之弟也誼音東梁國蒙縣屬撫軍將軍秦王業吳孝王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南趣許昌前豫州刺史天水閻鼎聚